

老歌故事



韵味糯糯的《上海谣》

说起民歌，人们就会想到粗犷豪放、健朗悠扬的西北民歌“信天游”“花儿”以及电影《刘三姐》《阿诗玛》中多情委婉、韵味优美的少数民族歌谣，说起地方语言歌，人们又总会想到的是南方粤语歌，而上海民谣、沪语歌曲，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或遗忘。

在人们的记忆中，上海十里洋场、西装旗袍，哪有什么广为流传的民间歌曲可言？错！上海也涌现出许多有影响、很流传的民歌，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《天涯歌女》《四季歌》，五六十年代的《啥人养活仔啥人》《六样机》《社员挑河泥》等，都充满了江南人文地域、风土

人情所赋予它的清丽柔婉、细腻平朴的音乐特性。而近年来在申城广为流行的就是由著名歌星林宝演唱的《上海谣》。

“我家在上海，一代又一代……”琵琶声起，吴侬软语。这首饱含着糯糯申城韵味的《上海谣》，是著名作曲家侯小声创作于2011年，由原上海朱家角镇文体中心主任李振东作词，徐蓉、袁金凤、林宝三位老师首唱的一首上海民歌。“短短的民谣唱出了上海的去、现在与未来，唱出了浓浓的上海味，使人们在歌声里品咂出一份难忘的都市乡愁。”侯小声深情地道出了创作这首上海民谣的都市情结。

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侯小声，从小就依偎在祖母的身傍学会了众多江南民谣。196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，并经常到农村采风，汲取自己喜欢的山歌、小调等一些江南民歌的营养，他在“上音”所创作的第一首音乐作品，就是带有江南民歌色彩、用沪语演唱的《小扁担》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刊用。

毕业后的侯小声分配到上海评弹团担任音乐老师，又先后调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、上海音像读物出版社、闸北区文化局、普陀区非遗保护中心等担任领导工作。但无论转岗到何处，对上海民歌的挖掘、整理、传承、发展这一情结，始终紧紧地拴在他的心头。在负责中国民间歌曲集成（上海卷）的编辑工作时，他和同事们到宝山、金山等十个郊县的村户、田头去采风、录音。在创作沪语田歌时，他走访了青浦县赵巷镇的国家级田歌传承人——九旬老汉王雪余、练塘镇南王浜村的尤永芳、黄顺芳等一批老田歌手，听他们唱，跟他们唠，深层次地领悟沪语田歌的音乐精髓，积淀了厚重的上海民歌资源，他先

后发表了《幸福不从梦中来》《比不过》《田螺姑娘等勿来》等沪语歌曲，评弹歌曲《玉兰树下迎客来》（徐檬丹演唱）、沪语歌曲《老上海寻不到自家门》（孙徐春、茅善玉演唱），在上海电视台推出的“戏歌大赛”中分获金、银奖，上海民歌成为侯小声音乐创作的主攻方向。

2007年，上海田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，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特聘专家，侯小声的喜悦心情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，他对上海民歌的创作和推广更是热情高涨、钟爱有加。

2012年10月，在上海市郊青浦朱家角镇，侯小声将一台带有乡村泥土芳香、和着民歌旋律，以田歌作为主要元素而幻化出的四幕田歌音乐剧《角里人家》，奉献给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。90分钟的《角里人家》演出，是清一色的沪语唱段，如莲花哎哎调、大乐调、倒十郎等数十种江南小调以及摇快船、江南船拳、阿婆茶、粽子舞、走三桥……等，将田歌这壶传统的芳香“陈酒”，纳入到新时代的音乐剧“新瓶”内，博得了观众和专家们的掌声一片。

在2020年年末，由上海市百灵鸟艺术团等单位主办，上海市民文化节秘书处、上海音乐家协会、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、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、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指导的《“上海谣”都市的乡愁——侯小声作品音乐会》，在宝山区智慧湾创意产业园依弘剧场上演。滑稽戏演员顾竹君、评弹演员陆锦花、民歌歌手袁金凤和崔叶华4人，在同一个舞台上分别以说唱风格、评弹风格、民族风格和邓氏风格演绎起同一首歌曲——《上海谣》，使东方魔都又一次深浸在糯糯的田歌之中。

（孔鸿声）

闲画世相



《贴心礼物》

重阳节就要到了，给长辈送什么礼物成了一些小年轻的烦恼，其实长辈们并不奢望晚辈送多么昂贵的礼品，只盼着晚辈能常陪他们走走、看看、说说话，给他们办张健身卡、体检卡，陪他们一起锻炼、体检就是不错的选择，“过节送礼送什么，送礼就送健康”。



《一锅蜂》

继酱香咖啡莫名其妙爆火之后，酱香冰淇淋、酱香巧克力、酱香奶茶等跨界产品一锅蜂的扎堆推出，传统行业的转型关键在于创新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永远都是最先富起来的人，而那些跟风之人只能跟着喝汤，因此，与其盲目跟风，不如成为第一个尝试的人。

（鹏欣 戴继斌 图/文）

七绝·悼抗日英魂

抗日战神呈勇武，
昂扬杀寇献英魂。
九洲海角常哀悼，
告诫和平为世尊。

（新桥 周执平）

晚秋的江南

绕着荷塘，有闻所未闻的香气细致柔和地潜入我的呼吸，简直是直达我的灵魂。放眼望去，眼前一片紫色的海洋，似乎望不到尽头，这就是香草园，那里种满了薰衣草、迷迭香。醉人的紫是薰衣草点染的，细细端详，每一株薰衣草都顶着细碎的紫花，仿佛那玲珑的花不是开出来的，而是从天空中纷纷扬扬洒落的。迷迭香压根就没有花，可她有“香精之王”的美誉，用手轻碰一下，香味就留存在你的指间，比花香优雅、清静、脱俗。闻过迷

迭香我才明白，原来世上最诱人的香不是花香。园子里有身着礼服的新人在拍照，新娘雪白的婚纱映衬着深深浅浅的紫，在那衣袂飘飘之间，定然有挥之不去的香气令新郎心驰神往……

不要总是相信“风光在别处”。其实，身边景、身边物、身边事、身边人更能拨动你的心弦、潜入你的心灵。就像秋的到来，静悄悄地，不着痕迹地，随着一场一场的秋雨，就来了。

（临沂七村 王家年）

浅议上海方言的“发声”

有言在先，对于“声乐”我纯粹是门外汉。今朝来谈“发声”，只是出于对传承上海方言的兴趣。

本人曾走南闯北，又是至少可上溯三代的正宗上海人。故而对各地方言的不同发声方式有所感悟。在传统概念的“吴语”地区，当然我这里主要是讲上海人，讲话基本仅靠口腔的前部，也就是舌尖与嘴唇的运作，除了吵架或大声呐喊，气息

和幅度都比较小，很少用到喉腔，连鼻息也懒得启用。看到这里，你不妨

试试。所以上海话常被描绘为“柔声细语”。

前些年在某些小品里，总刻意将上海话模仿得很尖细，其实是误解。主要是相对北方话而言，上海话的发声没有喉鼻腔的共鸣。所以上海人常常分不清“s”平舌音与“sh”卷舌音的区别，同时也根本不分前鼻音与后鼻音。若用“声乐”来比喻，北方话就像“美声”，共鸣来自于口腔的后部，像央视的播音员那种“字正腔圆”。要是朗诵，那就连后脑、胸腔、鼻腔都一并发动！而上海话就只是“通俗”的

江南小曲，典型的《茉莉花》了。

上海话除了本地的“原生态”外，主要融入了苏州话与宁波话，这已是共识。然而，多少年过去，其区别也明显起来。上海话比较直，而苏州话更糯，连带表情的运作也会大一些，“尖齿”音也多。可宁波话则要生硬得多了，常被描绘成“石刮挺硬”。为此上海有句老俗语“宁跟苏州人吵架，勿要与宁波人谈天”，当然这只是笑话，没有歧义。

（临沂二村 顾顺麟）



趣说上海闲话

俯首甘为孺子牛
横眉冷对千夫指

鲁迅诗句

沈澆麟书

鲁迅诗句